DOI:10.13718/j.cnki.xdsk.1979.04.009

# 《白狼歌》研究述评

陈宗祥　邓文峰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祖国文化，是国内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的。著名的《白狼歌》就雄辩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远在公元前，我西南兄弟民族中曾有个强大的白狼部落生息活动于今雅安、西昌地区一带。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中，白狼王唐菆一行，自筰都（今雅安地区）来到当时祖国的首都洛阳，在明帝举行的宴会上唱出了颂歌三首，热情洋溢地抒发着赞颂伟大祖国的衷情，充分地传达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颂歌三首有歌辞四十四句，每句都有白狼语的汉字记音。这是由当时"颇晓其言"的犍为郡掾田恭，"讯其风俗，译其辞语"的。刘珍将其辑入《东观汉纪》，刘宋范晔又将译文收载于《后汉书·筰都夷传》。唐代李贤注《后汉书》时，复将"夷言"汉字记音补入。这就是历代传颂的著名的《白狼歌》。这篇朴质优美的歌辞在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学宝库中必将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异采。

此后，宋王欽若，杨亿等的《册府元龟》①郑樵《通志》，明《永乐大典》、《嘉定府志》，清《云南备微志》……等均转录此歌。十九世纪末叶，威烈氏（wylie）将《后汉书》译成英文，《白狼歌》也就流传于全世界了。

着手研究《白狼歌》是在明、清时代开始的。前人研究《白狼歌》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歌辞的校勘。二、对白狼部落的地望进行探讨。三、以歌辞的"夷言"汉字记音与我国西南少数语言进行对比研究，以便找出白狼部落的后裔民族。现在将研究情况介绍如下：

## 一、歌辞的校勘

传抄了一千九百余年的《白狼歌》，特别是"夷言"记音的汉字不可能没有错误的。清末王先谦曾以《东观汉纪》辑本、官本、《通志》本互校，得出的结果是："异字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②在三十年代曾有人进行《校考》，把有些原来是正确的字，反而改错了。如出现四次的"多"的注音"邪"字，错改为"那"字。第5句"徵衣随旅"的"徵"字，却误改为"微"字。第39句译文"木薄发家"的"木"字是个明显的错误，但是《校考》③并没有把这个传抄笔误订正。解放后出版的《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以及中华书局新出版的点校本《后汉书》所记的《白狼歌》译语和"夷言"记音的汉字，仍沿用旧的错字，没有加以订正。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广泛地深入地涉猎各种版本，加以互校的统故。

① 《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十二册，卷九九六，外臣部四"鞮译"项内。
② 清王先谦：《后汉书校补》。
③ 董作宾曾著有《白狼王歌诗校考》一文，我们没有看见此文。仅见于他的《读方（国瑜）编么些文字典甲种》前成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studiaSerica》第一集P。59—66。

## 二、地 望 的 探 讨

白狼部落的住牧地区，自然是大家所关注的。根据晋常璩《华阳国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的记载，白狼部落的活动地区，大致可以肯定为邛崃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其中心地当在今四川汉源一带。但后来的研究者却提出了不少新的说法。如清人黄沛翘《西藏图考》的巴塘说，① 江应梁、岑仲勉等的凉山地区说、② 丁骕的青海玉树说，③ 向达的云南丽江说④……等等，要皆着眼于白狼部落的迁徙分布上面。白狼部落是个人数众多的大部落，其分布活动的地区一定是很广泛的。容待专章进行探索，共同讨论。

## 三、本 语 的 研 究

为了找出白狼部落的后裔民族，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此歌作比较深入的研究，首推丁文江氏。他在1920年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此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探索《白狼歌》本语的文章。这些论述是不完备的，甚至于是错误的。逐步的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摸索，前后经历了五十多年，是付出了艰苦的大量劳动的。现在我们就按照诸家论述的质量，一一分述于下：

具有明显的错误是吴承仕的论点。⑤ 他说白狼语不是少数民族语言，一定"必然是汉语"。这个论点已有王静如予以驳斥，认为是过早的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归纳在一起。"白狼"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一个部落，的确不可能说汉语。吴承仕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一九四一年，丁骕发表《白狼语汇订》⑥ 一文。本文不是把《白狼歌》的汉字记音进行一番校订，而是把全部译文与"夷言"汉字记音，以"辞对辞"的方法进行归纳，把全部辞汇划分为几类。例如：有译文数见可考订无误的十九字；借汉字十七字；仅见一次不可证明者为七十一字等等。但是，并没有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与白狼语进行比较；对《白狼歌》本语没有任何发明，因此也没有评述的必要。

认真的用少数民族语言与白狼语进行比较是丁文江创始的。一九二〇年，他根据法国神甫邓明德（Paul Vial）的《倮㑩》（Les LoLos）一书所记的彝语词汇，和《云南通志》所记的爨语与白狼语进行对音，他自己认为有二十一个词汇相近。因此断定白狼语为彝族先民的语言。⑦ 以后他得到邓明德的《倮法文字典》，又重作比较，把研究成果发表在《爨文丛刻》序言里。他还推测白狼部落已有写下来的白狼文，才又由田恭译为汉语的。关于文字问题虽然在

---

① 清人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二（光绪十二年）
② 江应梁：《凉山夷族奴隶制度》页五前广州珠江大学丛书本。
岑仲勉：《白族族源试探》　《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3期。
③ 丁骕：《白兰羌与白兰山》前《西南边疆》第14期。
④ 向达：《蛮书校注》页三四七。
⑤ 吴承仕：《白狼慕汉诗本语略释》前《中大季刊》一卷二期。
⑥ 丁骕：《白狼语汇订》前《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期。
⑦ 丁文江：《漫游散记》前《独立评论》第34期，《爨文丛刻》1936年1月，商务印书馆。

芦山县发现几块巴蜀图画文字的印章。①但是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岷江流域石板墓发现的双耳黑陶罐上刻画有类似彝族文字数十个。另外，在理县朴头公社东汉晚期砖室墓，其中随葬的双耳黑陶罐的耳肩上也发现文字。既然雅安专区的北邻发现两汉时代的民族文字，因此不排除在雅安地区也有发现白狼文字的可能性。

最后，丁氏认为《华阳国志》所说的“青羌”就是彝族的先民，并据此推论彝族与羌人相近，原来大概是从西北来的。他又对彝族进行了体质测量，另有专论说明彝族来自西北。我们认为材料是不够的，需要增添更多的证据。待深入钻研后，这个族源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一九三一年杨成志先生发表《云南倮㑩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支持丁文江《白狼歌》本语为彝语的说法。一九四〇年八月，有人发表《读方编么些文字典甲种》一文。②在第三节他强调么些（纳西族）语远承白狼语系统。他用么些文字典中的词汇与29个白狼语辞汇进行比较。他自己认为与彝语相同者21个词，与纳西语相同者24个词。因此强调白狼语与纳西、彝语同属一系。他认为“偻让”就是“倮㑩”。他也支持丁文江白狼语为彝语的说法。在研究方法上与丁文江基本相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发明。

一九四〇年七月马长寿先生发表《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③一文。在评论拉克帕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彝族起源于西北，以及邓明德（paul vial）的彝族出自藏族的说法外，也否定丁文江的说法。他认为彝族与羌人的接触，最多也只能在雅州地区，四川西北并无彝族。因而否定丁氏所谓白狼唐菆为彝族先民的说法。他强调说：“由语言之见地，吾人已证明其为嘉戎古国。”马先生既否定白狼语为彝语的说法，也否定彝族先民来自西北。关于后一论点也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出现，暂不必加以评论。但是他的白狼语为嘉戎语是个新的说法，将白狼本语列入藏语支的确是创见。他推测，“楼薄”部落即嘉戎藏族自称〔Ka ru pú〕的译音。白狼、楼薄并列，白狼也应与嘉戎藏族有关系。据此，他自《白狼歌》的“夷言”汉字记音中，选出“习见无误”的词汇四十三个字。又自他搜集的《四川民族语言问题格》中撷出理县杂谷脑、大小金县的嘉戎语，凉山越嶲彝语，理县蒲溪沟羌语，及松潘县附近的藏语与三十七个白狼语词汇进行比较（其中有六个词汇不见于上述各族语言之中）。他自己认为：嘉戎语有30个，凉山彝语有24个，理县羌语有19个，松潘藏语有9个词汇与白狼语相近。因此断定白狼语与嘉戎藏语最相近。独辟新说，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但是，比较深入的进行研究的是王静如先生。他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一文④付标题为“与西夏、西藏及印支语之比较研究。”文章的份量比较大，共分五个章节：一、白狼语言与西夏、西藏语言之比较。二、白狼语与台藏单语族各语系之比较。三、白狼即偻让（偻让即HLou-Sou），夜郎即No-sou说。四、白狼语与HLan-so语之比较。五、结论。他首先说藏族、西夏与白狼部落在历史传说方面都接近。因此采用藏语、十二、三世纪的西夏语与白狼语进行比较。虽然知道记音汉字有错误，并没有广泛的参考版本，加以校订。除了一些译文与记音汉字相同的字，他误认为汉语借词不加构拟外，其余的记

---

① 陆德良：《四川芦山县发现战国铜剑及印章》《考古》1959年第8期。

② 见第48页注③。

③ 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前《青年中国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40年7月。

④ 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西夏研究》第一集。前中央研究院专刊，1930年北京出版。

音汉字均用隋唐切韵音构拟了古音。这在《白狼歌》研究方面的确迈出了一步。丁文江、马长寿等都没有做这一步工作。

以白狼语与西夏语、藏语比较研究以后，他说："西夏语言因为他是汉字注音，并且他已失去复辅音及附韵声母，虽然他很和白狼语相合，但他在与白狼古语比较和趣味上就远不及藏文古语，所以西夏、白狼语的比较不必详述，只认得它确与白狼语有密切关系罢了。"因此，由于"趣味"关系，他把重点移向与藏文的比较研究，而把自汉译音探求白狼本语的目标，就轻轻的放过了。

在第二章，以藏彝、侗傣语族的语言与白狼语进行比较。他参考了劳佛的《西夏语研究》和《印度语言调查》的词汇资料，①比较了"人、百、日、赐、母、父、食、来、家、子孙、我"等十一个词汇。又得出新的结果，认为"白狼语与彝语支最接近，但也与藏语支有密切关系，但或不及彝语支。"②他由西夏语转到藏语，又转到彝语支，仍没有排除彝语支的老框框，可以说事倍功半了。

第三章主要是构拟"偻"字为〔klou〕音，而gni彝语称"白"为〔hlou〕,花苗称"白"为〔kleou〕及〔kleeu〕。因此推测"偻"就是白狼的"白"意。而"让"〔nziang〕则与"狼"音相近，白狼也就是"偻让"。〔no-sou〕的sou是"让"的音变。因此，他说"偻让"就是〔hlou-sou〕的译音，也就是"白人"的意思，这是似是而非的。他又提出与白狼遥遥相对的"夜郎"，认为"郎"与"狼"相同，也是sou的记音。难解的"夜"字或许是no sou的no，应译为"黑"。各以黑、白区别各部族的。关于"夜郎"的说法是难于令人相信的。但是以"偻"为HLou或kLou的记音，其意为"白"，是可从的。至于"让"构拟为〔nziang〕，读成阴声，不读鼻音韵尾〔-ng〕，就成为〔nzia〕或〔nia〕，正是彝语、纳西语、普米语"黑"的意思。"偻让"本意就是白人、黑人的意思，也合乎译文"蛮、夷"两个族类的含义了。

第四章主要是从《中国非汉语言汇编》③中找到住在雅州一带的HLan-sou族的语言，提出十八个辞汇又与白狼语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音位有相同点，因此认定Hlan-sou正是白狼古名Klou-sou的音变。我们认为这项比较研究是很有希望的。因为Hlan-sou族既住牧于雅州，地点与"笮都"相近。Hlan-sou与Hlou-sou或Klou的音读相似。深入的摸索下去，自然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最后，王静如先生在结论中说，他有意"将西南所有诸语族的语言加以整理，以便改造他的推论。"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英人陶玛士（F.W.Thomas）在研究敦煌的用藏文字母写的"南"语（Nam）时④也参考了王静如的论文，也对《白狼歌》研究有所评述，兹译出61页有关《白狼歌》研究的论述数

---

① 劳佛（B.Laufer）：《西夏语研究》(The Sishia language)1916年 TP.Vol.XⅦ. 格里尔森（Sir Grierson）：《印度语言调查》（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第一卷第二部分《语言比较词汇》（comparative vocabulary）1928年加尔各答出版。

② 原文作"么些倮儸语支"，兹改为"彝语支"。

③ 《中国非汉语言汇编》（Language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la chine）。

④ 陶玛士（F.W.Thomas）：《南语（nam）》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此书正由玉文华先生和我们进行遂译。

节於下：

"现在也许可以认为，从命名制的若干实例来看，南语就是一种在族源上接近藏族的"南"人的语言，是一种羌语方言。可惜惟一认定的羌语文献却是上面提到的简短的《白狼歌》。此歌的文字和记音也是很不令人满意的。藏缅语词序本与汉语不同，而四字句歌词中的各个单音节词却是汉语词序，其语感也是很不自然的。很显然，此歌是用汉文拟就，再尽可能地用夷人自己的等义词填入，然后当作夷人可能要说的话而强加给夷人的。

公元一世纪的汉语发音或汉字读音完全不能确定，自易影响着记音汉字的读音。因而公元12—13世纪的西夏语和藏语语源学上的关系在大多数场合是非常不清楚的。因此，这三首小歌是很难有助于说明问题的。

有两种情况使《白狼歌》对早期羌语的研究实际上是无用的。情况之一是多数熟知的（古代羌语）词汇是用汉字记音的，但这种困难，由於时间的关系和中国语言学者的工作精谨，比在《白狼歌》研究中要少得多。"

陶玛士并没有对《白狼歌》进行任何研究的。不过在研究"南"（Nam）语时，参考了王静如的论文而已。首先，他认定白狼语是古代的羌语，而德国人傅吾康（Francke）却说此歌为"氐族的颂歌"①。他们认白狼语为古代的氐羌语是可供参考的。其次，陶玛士认为汉语与藏缅语词序不同，而且有感於《白狼歌》的语感不自然。他认为《白狼歌》先有汉语框框，然后再用白狼语填入的。对于陶玛士这个说法我们是不同意的。如果有先行用汉语拟就的《白狼歌》，那么再用白狼语的等义词汇进行"填词"，结果必然是译文与汉字记音完全相符的。例如，第5句"闻风向化"的记音"微衣随旅（攘）"的"微"必有"闻"意，"衣"音必有"风"音。但是在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中却找不到的。这又作怎样解释呢？陶玛士不知道保留下来的白狼语绝大部分是习用的口语，而译者田恭为了凑成四字句，有时仅译用一个辞汇的个别音节。例如：第13句"愿主长寿"，译者为四言体所限仅对译其四个主要音节罢了。陶玛士的这个论点纯属主观臆测的。

最后，陶玛士对"夷言"汉字记音，很不满意。他认为《白狼歌》的"夷言"全部是汉字记音，已成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而《白狼歌》对早期羌语研究也就成了无用之物了。这话过於轻率了。我们认为，随着汉语音韵学研究的进展，汉字古音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汉字注音的材料将会得到全面利用的。就目前来说，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根据来进行汉字古音的构拟的。结论过于武断了。

解放后，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召集成都各大学及科研单位四十多位学者，讨论有关凉山彝族历史和社会性质的问题时。尚有人引用《白狼歌》中有21个词汇和彝语相同，来说明彝族出自古代氐羌部落。此外，《辞海》试行本的民族分册也把《白狼歌》列为专条。由上述不完全的资料可知，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白狼歌》的研究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的。

---

① 德人傅吾康(offo Francke)：《中国通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页一五八

## 四、几 点 认 识

《白狼歌》是一份历史、语言学上的珍贵史料，是探讨我国西南兄弟民族历史的重要钥匙，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通过对此歌的深入研究，无疑地将会对氐羌族的分布、迁徙、族源、族系等一系列疑难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线索，从而为解决氐羌族的社会发展史问题赋予了更大的可能性。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白狼歌》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和持续的研究，决不是偶然的。

从上述简单的评价，可见要对《白狼歌》研究作出突破，必须逐步克服种种障碍：这主要是文字传抄的错讹，记音汉字古音的构拟，本语线索的探求，有关各民族语言词汇的搜集整理以及对音的方法等等。

订正文字传抄的错讹，前人做的工作不多，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试作，并写成《校勘记》，另行发表。

《白狼歌》的最足珍视之处在于它有完整的汉字“夷言”记音。但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和汉语的古今音变，不运用音韵学知识对那些记音汉字进行古音构拟是行不通的。只有王静如先生用了“去汉未远”的隋唐《切韵》音进行了古音构拟。并据以进行对音研究。在实践中，他往往引用上古音读以资论证，似已感到《切韵》音不足以全面地说明问题。我们认为，在两汉古音尚存在争论的时候，按一般的汉语史分期方法，用公认的上古（先秦时期）音系，並适当地参照《切韵》音对注音汉字进行古音构拟，是比较恰当的。

再者，如果不以较长时间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调查，就很难突破“词对词”对音的老办法，和摆脱白狼语为彝语支语言的老框框的。我们是在一九六一年於西昌开始研究《白狼歌》的：经历了文字校勘、用上古音拟测注音汉字音读，进而与彝语、纳西语的各地方音进行比较，但是都得不到彻底的解决。於是根据史料上的线索，转向普米族（旧称西番族）的语言进行调查。结果也不是理想的。一九六三年秋季经人指出，我们所调查的资料是普米族流行的普通话，也叫做“嘎巴”话，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应该调查一种比较古老的土话，就是木里藏族自治县第二区大坝乡的波波、叶叶、泥珠等村落和背谷生生队的“玉姆”〔yu mr或yu mi〕话。①据说解放前这几个村落到木里向统治阶级完粮的时候，不许说“玉姆”土话，必须说当地流行的“嘎巴”话，否则就要挨打。承他介绍，我们认识了大坝乡波波村的党夏组同志。通过交谈，我们得到了整句习用的口语，在对比研究之后，发觉与白狼语是非常接近的。

从而更使我们深入理解李贤《注》早已声明《白狼歌》译文是“重译训诂为华言”的。因此，译文必然是直译，又有意译的。加之两种语言又存在语法上的歧异，“记音汉字”不可能全是与“译文汉字”逐字对注，如第23句“寒温时适”与注音“貌浔泸离”，按照排列顺序上下逐字对看，音义全部不合；第5句“闻风向化”的情况更为突出。此句的汉字记音是“徵衣随旅（籙）”。若硬要以“徵”为“闻”，以“衣”对“风”等等，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徵衣随旅”是“我们都来学习”的整句记音。这原是玉姆土话一句习用的口语，而当时田恭却站在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把它译成了封建气味十足的“闻风向化”了。

---

①普米族说玉姆话的区域是很小的。据说后所的大村、大坪子、拉叶村等和长白乡的固札、菊曼、斡哈等村，和桃子乡也有说玉姆话的。

由此可知，“词对词”不是个妥善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过去的研究的结果很不理想，自然白狼语为彝语支的老框框也就无法打破。由于采用“词对词”的方法，在选择词汇方面就有很大的歧异。有人说，选出了“习见无误”的词43个。有人说，找到了“数见可考订无误”的19个字。还有21个和29个的说法。但是，根据我们反复对音的实践，在整个歌辞中，找到直译的词只有25个，双音节词有8个。对比之后，前人对于有些该选的词没有选出来，不该选的却提出来了。如第10句“屈伸悉备”的“屈伸”是“横竖”的意思，並不是直译，应该剔除。这样各家所选用的直译词必然要相应减少。现在把各家用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辞汇和我们调查的玉姆土话词汇一並排列出来，就很容易说明问题了。

## «白狼歌» 直譯詞汇与各民族語对照表

| | 意义 | 原注音 | 古音拼拟 | 普米族玉姆话 | 凉山彝语 | gni彝语 | 纳西语 | 嘉戎藏语 |
|---|---|---|---|---|---|---|---|---|
| 1. | 大 | 提，是 | dia | tɕiɛ,ta | (ɑ)ie | — | — | (ka) tie |
| 2. | 天(人) | 冒 | mau | mr | muə mi | mou | mlu | (la) mu |
| 3. | 意(思想) | 踰 | diwa | siatia | — | — | — | — |
| | 合(一样) | 糟 | tsau | tʂa | — | — | — | — |
| 4. | 不、无 | 莫 | mɑk | ma | ma,ɑ | ma | mr | ma |
| 5. | 向化(学习) | 随旅 | ziwalia | ziwrrɛi | — | — | — | — |
| 6. | 见 | 唐、砀 | dang | tong | muə,xə | — | du | (ka) nəm tsuə |
| 7. | 多 | 邪 | zia | ʒr | na | — | — | (ta) mi na |
| 8. | 赠 | 呲 | biei | biɛkɛn | bi | bi | | bi |
| 9. | 布 | 绪 | puɑ | pəriɛ | — | — | pv | kæ pu |
| 10. | 甘美(甜) | 推泽 | túəi deɑk | tɛ tʂa | — | — | — | (ti) tɕiɛ |
| 11. | 昌乐 | 拓拒 | ták giɑ | zgia | — | — | — | — |
| 12. | 蛮夷 | 偻让 | lo niɑng | lo ȵia | no so | — | — | (ka) ru<br>(ka) lʒ |
| 13. | 贫薄 | 龙洞 | lìwong dong | long stong | — | — | — | — |
| 14. | 主(王) | 維 | lɑk | lapuká | ɕie púə | — | ká | — |
| 15. | 日 | 且 | tsía | tʂr | gə buo | tche | ȵi | (ka) iam |
| 16. | 人 | 菌 | giwən | kúɛn | — | — | — | (ta) ri mi |
| 17. | 冬 | 综 | Tsong | tsong | tsúi | | | (ka) ri tʃui |
| 18. | 雪 | 藩 | pǐwan | pə | wuə v | va v | be v | (ta)bi;bav |
| 19. | 夏 | 作 | tsɑk | tsiɛ | m̀ ni | | | ba tsia,v<br>ba tɕiæ |
| 20. | 人 | 补 | puɑ | pa | | | | |
| 21. | 有(存在) | 推 | túəi | tɛ | tɕyə | | | duo nuo |
| 22. | 远 | 受 | ʑiəu | ʂan | (ɑ)səv | | | (ka)tɕiɛ |
| 23. | 万 | 万 | miwan | mɛ | | vav | mɰv | |
| 24. | 荒服(那边) | 荒服 | xuɑng biuk | xong biɛ | | | | |

| | | | | | | | | |
|---|---|---|---|---|---|---|---|---|
| 25. | 墝埆 | 怜怜 | lian lian | liɛn liɛn | | | | |
| 26. | 皮 | 犁 | liei | rt | | | | |
| 27. | 食 | 坐 | dzua | tsɣ | dziə v̱ | dzav̱ | dzϕv̱ | (ka)zəo；zɑv |
| 28. | 肉 | 苏 | sɑ | Sɣ | səv | | ʂov̱ | |
| 29. | 盐 | 麤 | ts'ɑ | ts'ɛ | tsəv̱ | ts'av̱ | tsév | ts'ɑ v |
| 30. | (五)谷 | 沐 | mɑk | ʂuo mɛi | | | | |
| 31. | 归(去) | 路 | lɑk | la | | | | |
| 32. | 高山 | 偷狼 | tó lɑng | sta rong | bwə | | | (tɑ)wur；ri 'ə v |
| 33. | 百 | 理 | liə' | riɛ | xɑ | | | bɑ ri iɑ v |
| 34. | 宿(夜) | 濈 | liek | ɕɛ | tɕ1 | | | tsiɑ ri v |

由上表可以看出，自认为凉山彝语与白狼语有24个辞汇相近，实际上只有8个。丁文江比较的21个gni彝语，也只有七个可以成立。所谓同于么些语者二十四词也不过只有8个相近。马长寿认为同於嘉戎藏语的有30个词汇，实际数字只有十四个。数字偏高，这就更能说明白狼语是属於藏语支的，原来归属彝语支的老说法是可以打破的。

3.如果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不与民族学、民族历史结合起来搞的话，是很难收效的。斯大林说："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因此，在调查《白狼歌》本语时，我们参考了历史资料，进行了民族情况的调查。在凉山彝族、云南纳西族中没有找到自称"白狼"的部落。反之，纳西族称九龙、冕宁、石棉诸县的西番族为〔ba loŋ〕，疑"白狼"即〔ba loŋ〕的记音。而且在冕宁县西的泸宁区，县南的森荣公社仍有自称〔balamin〕或〔balamr〕的公社成员。这就更促使我们从普米族〔旧称西番族〕的语言中探索白狼本语的信心了。这都说明民族语言的研究应与民族学、民族历史紧密的配合，是绝对的必要。也只有这样才有助於问题的解决的。

---

（上接64页）

⑧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⑨ 徐缉熙：《评〈红楼梦〉》《学习与批判》73年2期
⑩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⑪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⑫ 李希凡：《〈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273页
⑬ 李希凡：《如何评价贾宝玉的典型意义》《〈红楼梦〉评论集》205、207页
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⑮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⑯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77页